

简直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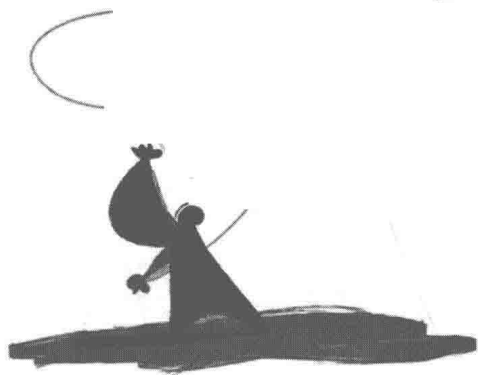
我想陪你去麦加



所有的图景我都能够接受，
我只需要你和我一样，
在这个地球的某个角落里好好地活着，呼吸着。

简直 / 著

我想陪你
去麦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想陪你去麦加 / 简直著. —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339-5296-9

I. ①我… II. ①简…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4995 号

我想陪你去麦加 WO XIANG PEI NI QU MAIJIA

简直 著

责任编辑 瞿昌林
装帧设计 金 山
排版制作 尚春苓
责任印刷 朱毅平

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 址 www.zjwycbs.cn
联系电话 0571-85152727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字 数 155 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9-5296-9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录

我和你	1
浮世独白录	73
米兰的饭局	95
北纬四十七度的春天	117
我想陪你去麦加	165
雨生	193
度假	207

| 我和你

我

那天空得有多高多蓝呀。那草地得有多广多绿呀。还有蓝天白云下面与绿茵相接的大海。

看了一期关于新生在海边军训一年的电视节目，我就打定主意要上这所大学。只要一闭上眼睛，想象自己身着军装走在蓝天白云下草地上的情景，幸福感就涌上来，使做梦少年的脸变得通红。在决定的那一刻，所有读过的历史书和两年前看过的新闻镜头全都没有发挥作用。

高考成绩贴在教育局围墙上的那天，我看到自己的名字和跟随其后的各科成绩被无数人用手指划过，成为最显眼的一行黑色时，我就知道梦圆了。我坐在离人群很远的一张街边长椅上，想象自己马上就要去这所在海里训练水兵的学校，脸烧得发烫。整个文科班只有我一个人上了本科线，而我居然就是全省的第一名。认识不认识的一堆人叽叽喳喳地从我身边走过，有的好奇驻足观

望，他们看见我傻傻地笑着，却不知道我正做着乘船漂浮在海上的白日梦。

你

事情发生的那一年，你大学一年级。你上大学比同龄人早了快三年。人们都夸你早慧，没人知道那不过是因为爸爸留学、妈妈没办法一边上班一边照顾你，只好把不满五岁的你送到了和部队关系很好的育苗小学。爸爸在军队是研究火箭的科学家，在其他人都争相回城上大学的时候就早早被公派出国读博士。于是你度过了一个几乎没有父亲的童年。

爸爸学成归来时带回一个阿姨，那时你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不到十岁的你挥舞着妈妈做饭的菜刀，把爸爸和他的女朋友轰出了家门。爸爸半夜回到家，跪着恳求你和妈妈原谅。妈妈原谅了爸爸，女儿守护了家庭，留住了一个没日没夜泡在实验室里的爸爸。

爸爸是爱妈妈的，也是爱你的。男人的爱有时就那么古怪。在那年初夏部队开始进城的时候，他让你向学校请了假，带着你和妈妈去欧洲游历，重复了一遍十年前他和阿姨浪漫出轨时的足迹。女人的爱有时也很奇怪。妈妈知道这路线图的来历，但并不把话说破。那时你已经上了一年大学，和挥舞菜刀时已然大不相同。

你们秋天回国的时候，城市里已经干干净净，仿佛什么都没

有发生。爸爸的度假安排使他和妈妈得以避免参与很多关于反省的会议，而你与同学之间，本身就有两三岁的年龄差距，这下又平白多出一条代沟。

我

拆开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发现要去接受军训的不是海边的那所军校；而且大学把我第一志愿的专业给改掉了——我填的千真万确是中国语言文学系，录取通知书中写的却是法律学系。拿到班主任转交的录取信后，我很长时间陷入沮丧，让所有前来祝贺的人摸不着头脑。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到学校再说了，而那将是一年之后的事情。我出发去军校报到，两手空空，什么都不用带，因为录取通知上说得非常细，被褥、衣服，甚至牙刷、牙膏，都由部队给统一准备好了。

坐在火车上，我读到本省日报头版关于高考状元的长篇报道，详细介绍了很多我所不了解的事，比如我的每一科试卷都被主管教育的副省长重新核查过，为了慎重起见，她还拍板把作文给减掉了十分，因为其他的都是标准试题，扣减分数没办法处理。还说省公安厅派人到县里查了我家三代的户籍。十八岁的我当时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想要证明什么。最让我觉得丢脸的是报道的最后，记者用低俗的文艺腔设想了一个场景：“九月的第一周，他将背上家乡特有的狗皮褥子，踏上东去的列车，揭开人生新的一页。”看到这一句，我难堪得赶快把报纸揉成一团扔出

了车窗。

我误入歧途，在一个毫无特色的内陆城市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苦闷的军训生活。想象中的大海，还得要再过些年才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尖子生们聚到一起，大家见面都喜欢问高考成绩，当时全国试卷统一，成绩可比。那天晚上熄灯之后，当其他十一个人吹完自己的分数，有人不怀好意地向来自边远西部的我发难时，我悄声说了一个数字，然后全屋就安静了。中尉区队长透过每个班宿舍门上的玻璃窗口窥视查房，发现就我们这个班鸦雀无声，他没忍住激动，吹了紧急集合的哨子把整个中队叫起，在楼外列队，着实夸奖了我们班整整半小时。他并不知道，就在他到来之前一分钟，我们省，甚至我们相邻的几个省的面子，由我一个人给全部挽回，从此这话题不再有人提起。

你

你大学四年级，本科的学分已经修完了。同学们有的在申请留学，有的准备考研，有的在四处活动以实习的名义找工作。你被保送读英语语言文学系的研究生，于是整个大四就无事可做了。听说系里要派几名年轻的英语教师去给军训的新生教公共英语——学校也怕这帮本应上大一的孩子们在部队把一整年给荒废了。和其他人那时对部队避之犹恐不及的态度不同，你家里都是穿军装的人，你对军校有好感。于是你主动请缨，虽然当时本科

还没毕业，就被派来教书了。名义上是到军校外语教研室实习，倒也合情合理。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课堂上。

我

军训每天八节课。早上八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到六点，每小时一节。其中会有两节课在操场上踢正步、拔军姿或者打军体拳。有时会多出两小时户外课，大家趴在靶场练瞄准。由于上个年级的军训生中有一位男生偷拿了一颗子弹，跑到楼顶上对自己太阳穴开了一枪，把脑袋直接轰烂，以致轮到我们这一届时，别说子弹了，冲锋枪里连枪针都没有。每天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和晚上睡觉前最后一件事，就是把枪全部拆成零件，擦拭干净，再装回去。看过电影《阿甘正传》的，都能想象那场景。上射击课时，我们就从平日锁着的柜子里取出枪支背着，排队走到靶场，一路唱着革命歌曲。那时还没有红歌这个说法。到了靶场，经过一番训示之后，每人一个靶位，抱着这去势之后的长枪练习单眼瞄准。每次都要趴上一小时，不能动，不能说话。

除了踢正步、拔军姿、军体拳这些大家都喜欢的户外课，每天我们都有四个小时在宿舍楼四层的大教室里上文化课。不过就是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学语文和大学英语这些普通大一学生本来就要过一遍的公共课，加上部队给我们配的一些“特色餐”，比如军事地形学、侦察学等面向真正军校学员的课程。上课时要求我们把军帽摆在课桌左前方边沿，帽徽朝前。部队里

的一切都是整齐划一的，所以我们上课时教室里肯定非常好看，只是我们自己没有机会站起来前后左右地观赏。

对于参加军训的学生们而言，所有课程中只有英语是有意义的。我们参加了一次分级考试，只考听力。我从来没有戴着耳机听过英语。那天戴上耳机，还没新鲜够，考试就结束了，当然是最低一级。事隔多年，我已经想不起来英语课如何分级如何编班，可以肯定的是，没有把男女生给编到一起。事实上，没有任何课程把男女生编到一起，除了在露天操场看电影，隔壁可能挨着女生区队。

那天英语课，我第一次见到了你。

你和我

你穿着一身军装，又帅又神气。你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教室门口。你像小鸟一样轻盈地走上讲台。同学们一阵骚动。来回巡视的区队长瞪大眼睛扫视一周，平息了教室里的窃窃私语。

你开口说话，你的声音在我听来如同天籁。后来我来到北京，才知道这是纯正的北京军队大院子弟特色的普通话，和一般北京人所讲的北京话不同，更和军校里各级队长直到校长所操的各地腔调的普通话不同。

我如痴如醉地看着你的嘴唇一张一合，听着你动听的声音，却没听进任何一句你正在讲授的内容。多年以后，我努力回忆你当天拿掉军帽后头发的样子，结果一无所获，不能确定当时你是

扎着两只小辫子还是留着民国学生头。只记得你不是长发，因为我当时最喜欢看你转过身黑板上写字时露出一段颇长洁白的脖颈。合身的军装在腰部自然束紧，我的视线从你开始讲话的嘴唇开始，看过了你年轻俏丽的脸，你乌黑浓密的头发，就顺着往下走。当目光落到你鼓鼓的胸部时，我眼睛直视，两耳轰鸣，已经听不见任何声音了。

你走到我的课桌前，伸出两根白皙的手指拎起我桌上的书。我猛地惊醒。那是一本用红色《中国革命史》书皮裹着的英文版《百年孤独》，我在上一节中国革命史课上看了整整一节课长篇小说。课程已换，我忘了把伪装的书皮拿掉。你只拎起了书皮，小说就掉在了桌面上——*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你的脸红了。我的也一样。你像自己做了错事一样手忙脚乱地帮我把书和封皮套在一起，放回原处，急急逃开。你的偶然来去，把一阵若有若无的香水味道抛在我的四周。我有生以来初次被陌生的女人味道包围，只听到自己的心跳。

那个秋天，我十八岁，你十九岁。我在军训，尚未进入大一，你刚刚开始大四。但我并不知道你的学生身份，最初懵懂地以为你是正规军校老师，后来听说所有英语老师都来自我们的大学，我就把你当成了已经留校任教的年轻教师。

因为英文课老师是你，课程表上这门课的时段，就成了我每周最向往的时间。我的军训不折不扣地变成了为期一年的英文补习课，而我和其他同学原先的差距就在这门课上。每到有英语课的那一天，早晨我都等不及起床号就醒来，睁着眼睛挺在床上等

着号声响起。然后在心慌意乱中收拾内务，早餐、踢正步、拔军姿，这一天的每一件事都与其他日子不同，也容易出错而受到教官的训斥。终于，英语课的时间到了，我故作镇定，掩饰慌乱，排在队列里上楼，按队列顺序坐到课桌前，把军帽脱下来摆好。然后就一眼不眨地看着教室门口，心情激动地等待你的到来。在你整个上课期间，我完全按照部队的军容要求，挺直胸脯，端平肩膀，双目直视前方讲台，贪婪地吸收着你所发出的每一个声音所做的每一个动作。可以说，那一学期，我是你最认真的学生，虽然和第一节课一样，我很难听进去你所讲授的知识。

你肯定知道有那么一个神情古怪的学生。从第一堂课的误会之后，你从未正眼看过我，你的眼神四处挥洒，独独回避我座位所处的方向。

第二个学期没见到你。我完全不记得那个学期英语老师的模样，甚至连是男是女都忘得一干二净。但我仍然上课专心听讲，下课认真看书，其他所有的课上都看英文小说。那一整年，我用移花接木之计，把军校馆藏的英文版小说几乎看光了。一年之后军训结束，正式进入我们的大学，重新参加分级考试时，我成了全系英语成绩最好的新生。

我

大学照旧在九月开始新的学年，在本应上大二的这一年，我

的大学一年级正式开始了。报到结束，我就四处找人打听为什么把我录在法律学系。系里负责学生事务的是一位老太太，她一口咬定本系不可能招收第二志愿生源，所以反过来证明我肯定第一志愿填的就是法律学系。开学接待新生事务繁多，她说说着说着就不耐烦地扔下一头雾水的我走出了办公室。我不甘心坐在那里，打算等她回来把招生的经过问个明白。这时进来一位老大爷。他问我为什么坐在这里，我心里有怨气，脱口就说：“刚才那个女的让我进来的。”我已经不记得当时为什么不说“女老师”“阿姨”，或者像其他乖巧的新生一样，连姓带名都记得好好的，直接说“某某某老师”。情绪激动之下，我忘了所有这些恰当得体的称谓，粗鲁地称那个不耐烦的老太太为“那个女的”。这位老大爷是我们系的副主任。

记忆出现了故障，不能再现老大爷是怎么从文明礼貌的重要性出发训了我一顿。总之，听他训完之后，我还是坚持要投诉我被录错系了。我说我就没有报你们这个系，是你们强行录了我。老大爷说你说话得有证据。我能有什么证据？恐怕没有任何人把高考志愿表复印一份自己留着吧。

没有证据，你回去吧。不想上可以退学回家，我可以马上就给你办好一切手续。

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狼狈地开始了。那天下午，我心绪难平，在著名的没有名字的湖边转了不知有多少个圈圈。眼含泪花地埋葬整个少年时代的文学之梦。

你

你本科毕业前最后一学期，也就是我军训的下半年，你没有继续去军校代课。你天天待在学校里，忙于填表、聚餐和合影。也许是因为这些琐事太过无聊，你非常投入地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同时，你迷上了电影，不放过每一部在大讲堂上映的外国片子。就是在那段时间，有一个留长头发的男人在校园里和你搭讪，你跟着他去了圆明园画家村。那是一个流浪画家的世界。村子里每一个胡同都飘浮着浓郁的藏香和印度香气味。画家和诗人们杂居在那里，正是浪漫女生喜欢的境界。你大方地脱光了衣服给他们当模特。他们卖画给老外时，你给他们担任讨价还价的翻译。成交了一笔大买卖，你们一起去德国啤酒屋里庆祝，酒吧关门时把你们轰出来，学校锁门了，你就跟着他们回到村里，睡在其中某一个人的床上。艺术家们没人知道你是一名将军的女儿。

本科毕业，你按部就班地开始读研，并被系里安排担任助教，教大学一年级新生的公共英语课。

我和你

我不知道去哪里找你。一有闲工夫我就在校园里四处奔走。英语系的办公楼前，女研究生的宿舍周边，都留下了我驻足流连、东张西望的身影。这时我已经清清楚楚知道，你就是英语系的一

年级研究生，但在你本应居住的宿舍楼前，我一次都没有如愿遇上你。

开学、英语分级考试，折腾了两三周。公共英语分级考试我考了最高分，直接进入四级。本学期再考一次国家四级考试，本科阶段的英语任务就算完成了。终于，公共英语课开始了。经过打听，我知道你要给英语一级上课。因为不同级别的英语课安排在同一时间，我把所有四级的课都逃了，天天跑到一级去，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一个角落里，听你，看你。你目光扫视教室，突然看到我，有点吃惊。然后低头查看学生花名册。再抬起头来时我看到你脸红了。你没有问我为什么不在这个班的学生名册中却又跑到这里来上课，没有轰我出去，后来的课堂讨论中，我也是唯一一位你从头到尾没有要求起来回答问题的学生。你视我不存在。我总是下了课就乖乖离开，从来没走到前排和你说一句话，打一声招呼。从秋天到冬天，我看着你身上的衣服从长裙换成了小花棉袄，脚上从凉鞋换成了皮靴。那是我大学期间仅有的一门从未迟到早退或缺席的课，而它并不在我的成绩单上。

我在大学校园里终于找到了失缺半年的幸福滋味。

你

你对男人的不信任，源自幼年时发生在家里的那一起菜刀事件。生活中不同阶段试图闯入你生命或身体的各色男人，加深了你对男人、对男女关系的游戏感。高中时主动请你到他家说要给